

The Head-oriented Grammar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核心推导语法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第二版)

徐雨甫 著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核心推导语法

(第二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The Head-oriented Grammar

陆丙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核心推导语法 / 陆丙甫著. -2版.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444-5573-2

I. ①核… II. ①陆… III. ①语法结构 - 研究

IV. ①H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6809号

责任编辑 徐川山 廖宏艳

封面设计 郭伟星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核心推导语法 (第二版)

陆丙甫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960×640 1/16 印张 20.25 插页 2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5573-2/H·0234
定 价 59.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者前言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重点出版项目之一。本丛书于1990年春由游汝杰(复旦大学)、张洪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和唐发铨(本社)策划,并开始组稿和编辑工作。当初拟定的丛书编辑宗旨如下:

中国语言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摆脱传统小学的樊篱,进入现代语言学的新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已经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许多领域在海内外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套丛书希望总结中国当代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反映最新的研究进展,以期收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效果,促进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丛书作者则不限国别地域,不限门户学派,唯求高明独到,力争每一本书都能达到当代该学科的最高水平。

1992年6月组稿者将丛书的编辑宗旨、计划和撰稿人名单告知当时在美国访问的朱德熙先生,请他为本丛书撰写总序。朱先生十分赞赏丛书的编辑宗旨,并且认为撰稿者也都是“一时之选”,欣然答应为序。孰料朱先生病情日益加剧,天不假年,未及提笔就不幸逝世。丛书的总序也因此暂付阙如。

从2000年开始,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荣(本社)也参加了丛书的编辑工作,编委会工作由游汝杰主持,编辑和出版的方针也有所调整。本丛书原拟五年内出齐,结果未能如愿,因为有的作者忙于其他工作,未能按计划完成书稿;有的作者虽然已经完成书稿,但是希望有时间反复修改,使之完善,而不想匆匆交稿。考虑到学术研究需要艰苦的劳动和大量的时间,限定出版时间,不利保证书

稿质量。又考虑到学术研究的特点是学无止境、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丛书的出版工作也应该是册数开放、不设时限、常出常新。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将不设本丛书终止出版的时限，即没有出完的一天。我们不想追求轰动效应，只要优秀书稿不断出现，我们就不断出版。

本丛书将成为一套长期延续出版的丛书。希望本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方针，能对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有所贡献。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

Preface

The serie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nguist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jects of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The planning of the series and the soliciting of contributions began in the spring of 1990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Rujie You (Fudan University), Hongming Zhan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and Fanao Tang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who were brought together to edit the series by such following common grounds.

Not until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of 20th century could Chinese linguistics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y and enter its modern stage. Since then, and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en years, rapid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various different field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considerable wealth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cumulated. The series tries to present these achievements so as to stimulate the further research.

In June 1992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apprised Prof. Dexi Zhu of the target and the policy of the series with a name list of contributors and invited him to write a preface for the series. Prof. Zhu appreciated the target of the series and the contributors, and promised to write a preface. But his cancer situation turned worse and worse day by day, and did not allow him to write it. So the preface remains unfinished, it is a great pity.

Prof. Liu Danqing of Sciences and Mr. Zhang Rong, the editor of the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joined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from the year of 2000, and the policy of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has been adjusted since then. We planned to publish the serials within 5 years at the beginning, but the plan was not realized because some authors were too busy with some projects else, and did not finish writing according to the schedule, while others who had finished the manuscripts would like to revise them to perfect. Considering academic study needs hard work and a plenty of time, if we set deadline, the quality could not be guaranteed, and it is the feature of academic study that there is not limit to knowledge and the old should be weeded through while the new should be brought forth, we will not restrict the number of series volumes and their dates of publication. We would not like to pursuit sensational effort, and what we want to do is to publish qualified manuscripts whenever we have.

This series will be published successively in China. We hope our policy and publication woul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works healthily in China.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Oct. 2003

内 容 提 要

我国流行的句子分析法主要有两种：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和结构主义的直接成分分析法。前者因为强调结构内核心词的作用，所以又称“中心词分析法”；而后者强调层次，又称“层次分析法”。本书从比较这两种分析法的得失出发，提出一种兼顾核心词和层次的“向心层次分析法”和由有限多项式构成的“向心轨层”的语法描写形式和结构观念。

以此为出发点，根据核心词在切分中的“定向”（确定切分深入的方向）、“定界”（确定切分的下限）作用，在本书的前半部，也对汉语语法中一些传统的基本问题，如词本位、短语本位和句本位的得失问题，结构核心的判断和内向、外向问题，形式和意义的关系问题，词类问题等，在统一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本书的后半部，根据核心词在结构分析中的“定义”（确定结构成分的范畴）、“定位”（确定成分的位置）作用，以核心所定义的“整体性”（板块）和内、外层为基础，对语序的变换进行了讨论。这些内容，也是形式语法的转换生成语法所讨论的基本现象。本书对这些现象提供了一个建立在认知基础上，从传统语法角度也能理解的功能主义分析、解释。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本书最后一章提出一种听话者取向的、动态的句法分析——“同步组块分析”；它既不同于结构主义中静态的和听话者取向的语法分析，也不同于生成语法中动态的、说话者取向的语法分析。“同步组块分析”也是对句法结构分析加以数量化的一个尝试。

目 录

1 引言：核心作为句法推导的起点	1
1.1 结构核心在结构分析中的规定作用	1
1.1.1 切分分析和关系分析	1
1.1.2 由核心导向的有限切分	2
1.1.3 从核心出发的关系推导	5
1.2 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	6
1.2.1 描写和解释	6
1.2.2 形式描写和功能解释	8
1.2.3 形式和功能的一致性	10
1.3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	13
1.4 背景和基本内容	15
2 有限切分	20
2.1 直接成分分析法	20
2.2 直接成分分析法的不足	22
2.2.1 两可、两难和应用价值问题	22
2.2.2 对语法结构内在关系的反映不充分	24
2.3 无限扩展的条件和有限切分	27
2.3.1 无限扩展的条件	27
2.3.2 向心切分的有限性	30
2.4 向心层次、轨层结构	34
2.5 限度为“七左右的有限多项式”和“直属成分分析法”	36
2.6 词法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区别	39
2.6.1 词法结构和句法结构分属不同的切分流程	39
2.6.2 可能的自由扩展是句法结构的特征	42

2.6.3	词法成分和句法成分的等级归类的不同归靠 方向·····	45
2.6.4	语法结构分类的三维取向·····	46
2.7	各种句子分析法和句子观之比较·····	47
2.7.1	句子成分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和直属成分 分析法·····	47
2.7.2	词本位、短语本位、块本位?·····	51
2.7.3	句本位·····	55
3	语法学中的“核心”概念·····	62
3.1	Bloomfield 的等同性标准及其矛盾·····	62
3.2	语义标准·····	64
3.3	规定性、稳定性标准·····	66
3.4	转换生成语法中的核心·····	68
3.5	作为原型概念的“核心”·····	73
3.6	内向性的理据性分析·····	76
3.7	内向性例外的各种情况·····	78
3.8	词类分析·····	81
3.8.1	词类的语义基础·····	81
3.8.2	分布原则的深化和词性的分化·····	83
4	作为坐标原点的核心词·····	89
4.1	作为描写结构关系之起点的核心·····	89
4.2	多项式中核心的作用·····	91
4.3	从意义和形式两方面看核心的稳定性·····	94
4.4	轨层结构和“语义靠近原理”·····	96
4.4.1	一些跨语言的语序比较·····	96
4.4.2	汉语定语的基本语序规律·····	101
4.5	核心作为相对静止点的数量表达·····	106
5	核心是结构整体性的定义者·····	109
5.1	核心对移动范围的基本限制·····	109
5.2	“块”的整体性定义·····	110

5.3	板块的封闭性和“孤岛”现象	113
6	语序变换的基本情况	118
6.1	板块限制和轨层限制的数量效果	118
6.2	违背轨层限制的移动——“内小外大”	121
6.3	违背板块限制的移动——整块拆散	123
6.4	移动的基本去向——外移和降落两端	127
6.5	自由变位和语序“链”的分化	130
6.5.1	主体链、辅助链	130
6.5.2	动词前置成分的链分化	133
6.6	特殊的移动：词块内移	135
7	转换和层面	141
7.1	转换	141
7.1.1	传统的宏观转换	141
7.1.2	转换语法中的微观转换	142
7.1.3	一个实例分析：无定短语的后移	146
7.2	主语问题	148
7.2.1	外层主语	148
7.2.2	里层主语	152
7.3	话题问题	154
7.3.1	主语和话题的区分	154
7.3.2	话题的来源	159
7.4	非话题化的成分前移和空语类的分化	160
7.5	六个生成层面	163
8	汉语句子结构和句型问题	170
8.1	句型和层面、轨层的关系	170
8.2	句子成分分布的四大位域	173
8.2.1	四大位域	173
8.2.2	否定词“不”的分布	178
8.2.3	一些词语的分布问题	180
8.2.4	定位推导和语序传递律	181

8.3	动词后置成分和基础句型	183
8.3.1	根据后置成分划分的基础句型	183
8.3.2	动词后置成分的等级划分	187
8.3.3	所谓 VCO 格式	188
8.4	具体句型试析	189
8.4.1	两种 VOC “有”字句	189
8.4.2	关于作格动词	191
9	自然语言理解和同步组块	199
9.1	同步性动态分析	199
9.1.1	说话者、听话者角度和静态、动态描写	199
9.1.2	Yngve 从说话者出发的同步分析	199
9.1.3	Hockett 从听话者出发的同步分析	200
9.2	同步组块的基本过程	202
9.2.1	自然语言理解和摄前的语句听析描写	202
9.2.2	以节点数和时间量为基础的语句难度计量	203
9.2.3	同步组块和感知难度的计量	204
9.2.4	瞬时难度和平均难度作为一种基础量和原始 数据	207
9.2.5	从同步组块看两分法和多分法	209
9.3	自然语言降低语句难度的策略	212
9.3.1	及时组块	212
9.3.2	大块前移	213
9.3.3	超前组块	214
9.3.4	不同策略的互补	220
9.4	组块计量的改进	223
9.4.1	自封闭和待封闭的区分	223
9.4.2	实词和虚词的算法分化	224
9.4.3	最表层的重组	226
10	一致性作为语法推导的初始起点和终极目标	230
10.1	科学体系和初始起点	230

10.2	语法学中的基本公理：语言结构跟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一致性	231
10.3	语法学中的基本公设：语法形式与交际功能的一致性	233
10.4	从简单共性推导到复杂共性	234
参考文献		235
附录一	从语义、语用看语法形式的实质	242
附录二	语序优势的认知解释：论可别度对语序的普遍影响	269
后记		304
第二版后记		307
索引		308

1 导言：核心作为句法 推导的起点

1.1 结构核心在结构分析中的规定作用

1.1.1 切分分析和关系分析

语法所研究的主要是语句结构的问题。而所谓结构，就是整体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因此，结构分析的第一步就是如何把一个语言结构体，如句子、短语，切分成若干个组成成分，即切分分析。第二步就是如何去分析、整理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即关系分析。

无论是切分分析还是关系分析，都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供我们选择。那么，我们根据什么标准去择优而选呢？也许主要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客观上看哪种处理最能反映出语言结构的本质，二是主观上看哪种处理最容易被人理解、掌握。所幸就语言结构而言，这两个标准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一致、重合的：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人类智力的产物，语言的本质就同人类的主观智力，即认知能力，有着极其密切而深刻的联系，所以反映其结构本质的成分切分和关系分析，也总能反映出人类认知的特点并易于为人类认知所把握。

以切分分析而言，我们应该建立一种能为我们的认知所把握的“有限切分”。只要目标确定，切分总有尽头，所以我们认为应该用一个核心去限定切分的方向、程序和终点。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任何一个语言结构体的组成成分都将是一个有限多项式，这就反映了人类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这一本质；另一方面，这个有限多项式的项目数又必然不会超过七项左右，正好同人类短时记忆和注意力的广度相一致，因而这种有限多项式也是便于我们理解、掌握的形式。

以关系分析而言,也应该用一个核心作为起点或坐标原点。好比分析家庭中各成员的关系,总要先确定一个中心成员,通常是家长或户主,以此推出去,每个人的身份才能明确下来。除此之外,为了对成分间的位置关系和移动方式作明确的形式分析,也要先确定一个核心作为定位标准和相对静止点。这样的分析,同人类最基本的、对事物空间关系的认知方式是完全一致的,因而也是容易理解、掌握的。

总起来说,结构核心在切分分析中具有“定向(确定切分深入的方向)、定界(确定切分的下限)”的作用,在关系分析中具有“定义(确定成分身份)、定位(确定成分的位置)”的作用。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结构核心的这两方面基本作用。

1.1.2 由核心导向的有限切分

人类认识的一个目标就是努力以有限的基本因素、基本原理去把握无限的世界。事实上整个客观世界可以说就是由有限种类的基本元素根据有限的基本结构模式和规律而进行无限排列组合的结果。例如,事物虽然无限但构成事物的物质(分子)种类就少得多,构成物质的元素(原子)种类就更少,至今发现的不过一百多种。至于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更是寥寥可数了。从结构上看,任何复杂结构都是由一些简单结构组成的。甚至任何不规则的曲线,在数学中都可以分析成由多条规则的正弦曲线或余弦曲线叠加而成。不规则的噪声其实也是由一些具有固定频率的规则的声音合成的。人类语言也是如此,19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洪堡特就已经深刻地指出过,“语言是对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

客观世界尽管是可分析的,但并非总是可以明确切分的。如整个光谱是个渐变的连续体,但人类感觉和语言却把它大致切成七个左右的区域,更进而用形式和意义都明确不同的词语去命名。可切分性,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特点之一。动物也有某些交际手段,如蜜蜂能用飞行舞蹈的阵式表示蜜源方向,用舞速表示蜜源的距离。但是这种语言是不可切分的,如速度越快表示距离越远,是渐变的,或者说是“无级微调式”的。无切分意味着无结构,因为所谓结构即内部离散的各个

组成成分间的关系。人类语言则可以切分,“五百米之外|有|花蜜”和“一万里之外|有|花蜜”,都可以切分成三部分。但要达到明确切分的目标,获得明确的切分结果,却并不是简单的事。当然,一些明显错误的切分是容易排除的,如“五百|米之|外|有花蜜”这样的切分,因为完全不能正确反映语言的内在结构,显然是不允许的。但允许的切分却不是唯一的,如“五百米之外|有花蜜”和“五百米之外|有|花蜜”“五百米|之外|有|花蜜”甚至“五|百|米|之|外|有|花|蜜”,都是允许的切分。同一个结构体允许有不同的切分结果,就意味着切分结果的不明确。

我们在这本书里要讨论的第一个具体主题就是切分的明确化:在允许的切分中,哪一种切分是最好的?或至少是较好的?判断好、坏的标准又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分析要强调:理想的切分不仅应该有明确的手续和结果,并且切分所获得的结构模式系统应是一个我们的认知能力所能有效把握的、必要而充分的模式,是一种项目限度为七项左右的有限多项式。所以对于语言结构模式而言,有限性除了指模式类型有限外,其实还可理解成组成每个结构体内的成分应该是有限的。

人类的高度认知能力同人类语言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当然,在较晚的阶段和较高的层次,两者之间无疑是互为因果的。然而就最早的初始状态而言,大概是智力起主导作用,即智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语言。理由有两点:一、从发生的角度看,智力先于语言,事实上动物也有智力,但却没有严格意义的语言。那么,只要承认语言同智力有密切因果关系,就不能不承认智力是语言发生的基础之一。二、语言本身是一种具有很高抽象程度的符号系统,任何词义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因此对语言的运用需要相当的智力基础。既然人类认知能力是人类语言的基础,那么,人类认知的特点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语言的构造特点。

在人类智力中,研究得比较多的并且也是最数量化的就是人类的短时记忆和注意力的广度。据心理学研究,人类短时记忆和注意力的广度都为七个单位左右(7 ± 2)(Miller 1956)。事实上短时记忆同注意力的广度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同一现象的两种表现:记忆

的内容是内部意象,而注意的内容则是外部物象,衡量两者的单位都是“块”(chunk)。由于语言的基础形式是口语,而口语本身转瞬消失,留下的只是声音意象,因此语言学家就强调短时记忆的作用,除非在书面语阅读的研究中,一般很少提及注意力的广度问题。Miller(1956b)把短时记忆限度和注意力的广度统称为“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度”,我们也不妨把这两种密切相关的心智能力统称为“人类认知的运作广度”。

关于认知运作限度为七项左右,即人类认知和思维中能够同时把握的离散单位不超过七块左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乏这方面的经验。例如,听一遍就能记住的电话号码通常不能超过七位左右。数糖果等小物件时,效率最高也只能做到五个五个地,或六个六个地数,超过七个就很难保持高效率的一目了然。比方说八个八个地数,实际上就会把八个看作两个四的加和,要分两步,最初一目了然判断的是四个。棋手可以一目了然地记住一个棋局上的所有棋子,似乎可远远超过七个,但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棋手是把全局分成不超过七个左右熟悉的小格局去记的。如果是毫无布局地乱放,那么连最高明的棋手在看一眼后也至多记住七个左右的棋子。

我们可以注意到,七个左右这个数量级在人类语言中有极为广泛的反映。小到一个音节所包含的音位数目不会超过七个(例如,英语单音节词 shrimps“虾”,有六个音位;sh-r-i-m-p-s);大到一个句子包含的句子成分通常也不会超出七个左右(“他|昨天|在图书馆里|认真地|查了|半天|资料”这个句子有七个成分:主语、时间状语、处所状语、方式状语、动词、时量补语和宾语);再大到一篇能够一鼓作气读完的文章,基本段也以不超过七段左右为宜(例如,中国古代通行的考试作文典范格式“八股文”)。本书的讨论将会显示,人类认知的运作广度是如何具体地制约着人类语言的结构方式以及分析方式^[1]。这种普遍的数量限制,恐怕是人类语言最基本的共性和形式限制了。由此可见人类语言形式深受人类认知机制的制约。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数”,自然是有失片面的,但数量指标在科学中确实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把他的话改为“万理皆数”,大概就差不多了。